

# 河的子孫

张贤亮

.5



I247.5  
1115

3

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# 河 的 子 孙

张 贤 亮

BK02/08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 100745

插图：张德育

## 河 的 子 孙

张 贤 亮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  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 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 6 5/8 插页 6 字数105,000  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 1—30,500

---

书号：10151·660

定价：0.56元

#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生活气息浓郁的中篇小说。

作品通过农村支部书记魏天贵的不平凡经历，深刻地反映了文化革命前后，“左”的路线、政策和思想在农村所造成的种种悲剧，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农村出现的新面貌。

作品着力塑造了魏天贵、尤小舟、贺立德、韩玉梅、郝三等人物形象，他们性格鲜明，各具特性。

小说语言朴实深沉，读来牵人肺腑，感人肺腑。

## 代 序

人类的生活、活动处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，具有形形色色的目的和各不相同的事件和命运。在这一切变故和事件中，最触目的是人的事业和意愿；到处都是和我们有关的东西，因而到处激起我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。它有时以美丽、自由、富有来吸引我们，有时以毅力来吸引我们，有时甚至缺陷可以表现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。我们经常看到某种大量的共同利益在困难地前进，但是更经常看到微小力量的无限的紧张活动，它们从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中产生某种巨大的东西；到处是光怪陆离的景色，一个消逝，另一个立即代之而起。

——黑格尔《历史哲学讲演录》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！

——毛泽东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

## 第一章

太阳落在人面峰背后的时候，魏天贵赶的驴车刚好走到公路侧坡上的那条岔路，借着一股冲力，哐啷哐啷地顺坡溜下了沿着河岸的古道。于是，柏油路上呜呜的汽车声渐渐远了；稀薄的暮色，从东边，从黄河的河滩那边倦倦地弥漫过来。这一片淡蓝色的暮霭，似乎滤去了所有的噪音，现在，只有“格——格”的蛙鸣，不时懒懒地从这里或那里响那么一两声了。

走到这里，才算走出了城市，踏上了农村的土地。

西边，越过柏油公路如长城一般的路基，可以看到绵延的群山的最高处，落日的余辉勾勒出了人面峰的轮廓。它名副其实，真象一张仰面朝天的脸。山顶上的平台如同宽阔的前额，一块突出的巉岩和那下面陡峭的绝壁，构成了高耸的眉棱和深沉的眼睛。往下，一条倾斜的山梁和山

梁尽头垂直而下的高崖，是略带傲气的鼻子。接着，一道线条明晰的锯齿形的山峰划出了两片紧闭着的清秀的嘴唇。最后，一座圆顶的高岩给整张脸安上了一个倔犟的下巴。它在山脊上躺了不知几万、几十万年了。每年老历五、六月间，太阳总从这张脸旁边落下去，使这张脸发出一种金色的灵光，而它永远一声不吭，就这么躺着、躺着，仿佛在思索什么深奥的问题，又好象什么也没有想。

过去，在魏天贵年轻的时候，庄子上的人都说人面峰活象他的侧影影子哩。

古道逐渐靠向河岸，离公路越来越远了。从黄河岸边到这条人踏车碾的土路，中间是一片平展展的草滩。滩上长满细密的“爬地虎”——一种顺着地面扯藤的芦苇。魏天贵避开马车、汽车、拖拉机的交错的车辙，把毛驴车赶到路旁的草滩上。车轮在柔软的、长得正盛的“爬地虎”上簌簌地滚过，辐条铮铮作响地击打着坚挺的芨芨草。毛驴迈着细碎的步子，不时摇摇头，叹息似地喷一两声响鼻。这时，听到了黄河水拍打着齿牙形的河岸，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声，间或，还有河岸崩塌的轰鸣，象隐隐约约的闷雷似的，掠过“爬地虎”的叶尖尖子，向田野和荒滩滚滚而来。

只有到了这里，魏天贵才能开动脑筋来思索。是的，脚踏着自己这么熟悉的、对自己这么亲切的土地，才能唤起那种农民的回忆和经验。魏天贵虽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但仍和农民一样，他的思索是离不开经验的，而经验只能从回忆的深井中去提取。

这几年，每年夏初他都要打发他的二儿子给他的老朋友、老上级——地委副书记贺立德送些菜。夏初，正是城里人缺菜的时节。今年，为了打听外省先进队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，他自己赶着毛驴车来了。

十五年前，他就由贺立德派来的人偷偷地领到这里来过。如今，房子已大大改观。三面红砖墙围起了一个单门独院。甬道两旁的土地虽然不多，但花草的品种不少，绿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，株株都在争荣斗艳。两棵老葡萄的褐色藤条攀援着白木支架，绿荫遮住了半个院落。驴车当然是进不来的，只能拴在院门口的水泥电杆上。当他把那麻袋菜按他过去的“联络员”、现在贺立德续弦的夫人刘玉青的指点，提到贮藏室去的时候，一路曲里拐弯的，进了这屋穿那屋，更使他有一种隔世之感了。

今天，贺立德是怎么跟他说的呢？



“不要趁风扬场、下雨和泥。”贺立德告诫他，“现在说搞大包干，刷地都搞起了大包干，难道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？老实说，对现在这些新道道，我总有些怀疑……”

“可附近那些社队搞了包干到户，都见了成效哩。咱们大队的人，也有了这个要求。”他说。

“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。你是咱们多年树起来的红旗。别看他们现在包干到户闹得欢，一旦上面要合，还得合起来。”贺立德有把握地咂咂嘴，又微微一笑，“群众要求的东西，不一定是社会主义。当然罗，现在有人说，‘辛辛苦苦三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’这话是不对的。可是，包干到户的性质还是值得怀疑的。老实说，说得好听点，它不还是解放初期的单干嘛。而从解放初期的单干，到后来的合作化，公社化，我们走过来的路容易吗？这你最清楚。你们队人人富裕，这不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吗？老魏，现在咱们都老了，要稳重点了，别再跟着人瞎跑。这是我不把你当外人，这话，我当着众人是不说的……”

过去，贺立德总是用不容置辩的语气对他说话。现在，贺立德的语气虽然不是那么肯定了，但好象还有不容辩驳的道理，而这个道理就建立

在他们大队的实际例子上。不错，因为我们中国之大、之复杂，你要论证任何论点都能信手拈来一个恰当的例子。然而，要用他魏天贵这个大队来证明贺立德所谓的“过去的办法正确”，他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了。可是，他的这个看法又不能向贺立德说出来。这二十多年来他是怎样走过来的，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。

想到这点，他顿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。这当儿，刘玉青正好笑吟吟地走进客厅来。

“瞧老魏给咱们送的那些菜，真新鲜！老贺，别看你是地委副书记，现在谁还念着你，不就是老魏嘛。老魏，别走了，就在这儿吃晚饭。”

他不怎么喜欢这个原先叫刘卫青，现在又改回叫刘玉青的女人。他觉得这妇道人家心里的道道儿太多了，他甚至怀疑她“别走了”这话里的意思是“快走吧，咱们要吃晚饭啦！”他告辞了。

“算啦，我还要去给我丫头买东西哩。”

最后，贺立德把他送到院门口，摇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：

“唉！现在，咱们都在为儿女操心罗。”

天还没有黑下来，在古道上，还能看到如镜面一般的河湾上闪闪烁烁的微弱的亮光，和岸上—

丛丛骆驼刺的小白花。沙岸起伏不平，在闪烁的水光中呈现出一条模糊的曲线。而家燕还在河湾上翻飞，捕捉晚食——这会儿，正是蚊子猖獗的时候。一只绿头花翎的野鸭，象被枪子儿打中了一样，收起翅膀，扑地一下扎进茂密的苇丛里，再也没有声响。这一段河滩平坦，河面开阔，河水现在温静得仿佛也在耽于思索似的。

不过，贺立德说得也对：他们都老了！贺立德虽然穿着细毛料衣裳，趿拉着皮拖鞋——就这光能套个脚尖尖，没有后帮的鞋，怕也得四、五块钱一双吧，可是肚子已经腆了出来，松弛的两腮耷拉到嘴角，甚至说话中间也嘟嘟地动弹，前十几年那样充沛的精力连一点影影子也没有了！

自己呢，难道就比老贺强么？手往脖子上一摸，松松垮垮的老皮底下就是几根筋，耳朵后面也陷下去了一个坑，胡子拉茬的，两面腮帮上都刻上了一道道弧形的皱纹；前几年还好，这两年背也有点佝偻了。要是把塑料布向马路边一铺，抖开麻袋把黄瓜西红柿朝上一倒，操起秤杆往旁边一站，和那帮自由市场上唯利是图的贩子又有什么两样？有谁能看出来他是上过报纸的人物、赫赫有名的英雄？有谁能看出来他曾是显赫一时的“头头”、掌过县革命政权大印的“司令”？有谁能看出来他十几年前的风姿？那时

候，他高个子、宽身板、大脸膛、直鼻梁，一对蒙古型的细眼睛透着精明剽悍。不说别的，那两排坚实整齐的牙齿，就叫每天用白玉牙膏刷牙的学生娃娃叹为观止了……可是，现在，如果真跑到自由市场上去，人家看的准是他面前的麻袋：

“喂，老乡，这黄瓜怎么卖？”……

他不觉叹了口气。脑子里又不由得浮出尤小舟的影子来。

去年——一九八〇年冬天，尤小舟又调到他们这个县上来了。新来乍到，也不顾县里复杂的情况，就在“三千会”上极力主张把田包下去。尤小舟也是他的老朋友，当时他还真替这位县委书记捏了把汗。

“别着急，慢慢来。”他劝道，“以前的经验你还不汲取么？”

“还不着急？怕什么？”尤小舟却沉着脸说，“只要农民吃上饱饭，我再去蹲监狱也没有关系。何况，现在还不会再把我送进去。”

尤小舟不象贺立德，这个人不容易说笑，却让人感到亲切和真挚。他的目光虽然严厉而富于自信，但同时显露出正直和坦率。因为年轻的时候是近视眼，现在到了老光眼的年龄，倒可以摘掉眼镜了。

“包干到户，并不触动集体所有制，而

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改革分配形式和人与人的关系。”尤小舟向他解释道，“‘大锅饭’不能吃了，一些社队干部的瞎指挥、多吃多占、强迫命令，甚至压迫农民的情况也能杜绝了，这又有什么不好？当然，我也知道，过去，一阵风，一边倒，一刀切，一言堂，这四个‘一’害死了咱们！现在我不搞一刀切，各个大队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具体形式。譬如你这个大队，晚点搞甚至不搞也可以。”

哼，大大小小的石头可不是那么容易搬掉的。半年下来，就河边这些穷队搞了包干到户，大部分社队干部都指着他魏家桥大队说：他魏天贵“半个鬼”为啥不搞？他不搞咱们也不搞，跟着“半个鬼”没错！依然故我，今年生产还是上不去，而这罪过却象是他魏天贵的。

前天，尤小舟在县城开完会，又骑着自行车来到他家。进了门，四处扫了一眼，随口问道：

“老魏，老伴儿没了几年啦？”

“四年。”

“少年夫妻老来伴。我看，你也该找个老伴儿啦。”说完，尤小舟难得地笑了笑。

他没有搭腔。你都觉得可笑，还叫我找老伴儿么？这个人，想跟人唠唠家常都唠不到点子上。有啥你就说吧，你又不是给我介绍对象来的。

果然，过了一会儿，尤小舟又沉下脸。

“现在，拿锹把子的都欢迎包干到户，而县上、乡下不拿锹把子的倒操起心来了，说它是个体经济。其实，劳动是分散来干，还是合起来干，这是劳动的一种技术要求，主要是生产力决定的。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，就大部分来说，还是手工劳动。拿你这个有名的先进大队看，不也是手工工具占绝大多数么？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是宜于分散来干，就是将来现代化了，有许多劳动按技术要求也还要分散干，不但农业是这样，其它行业也有这样的。譬如汽车司机，他只能一个人开车，他开到共产主义，也只能一个人开呀。那你能够说司机的劳动就是单干，是个体经济？”

他弓着腰坐在炕上，听尤小舟侃侃而谈。心里却想：好，现在城里和乡下不拿锹把子的人一起来反对你，你知道困难了吧？你这明明是来动员我了。那你就下命令好了，何必费这些吐沫。你尤小舟哟，真是个小尤小舟！

于是，他去找贺立德了，但贺立德的看法和尤小舟截然相反。

这需要他自己开动脑筋来思索了：他的一生，他当书记的二十多年……他只能自己来思

索，不能告诉贺立德，也不能求助尤小舟。他属于个人的秘密太多了。

西方的余辉熄灭了，黛青色的人面峰在一片淡蓝色的、透明的光中默默无言地躺着……

## 第二章

岸边，一条带状的青紫色的蜃气缓缓地 在草滩上蠕动，向土路匍匐过来。坚实的土地在它的侵蚀下，如同被慢慢溶解一般，边缘也化成了朦胧的烟雾，而且颜色越来越深、越来越暗了。

这草滩，这色彩，这水声，似乎是亘古不变的。它们仿佛蕴含着一种神秘的、来自那遥远年代的力量，勾起了他童年时的种种印象。他好象又置身在一群放驴的娃娃中间，和他们交手打仗。三月的河面，弥漫着淡淡的白雾。潮湿的、褐色的沙滩，象刚出笼的蒸糕一样，冉冉地冒着水气。被春汛冲垮的河岸边，裸露出粗大的、虬结成团的乳白色的苇根。苇根是他们放驴娃娃的上等点心，有股甜丝丝的香气，使空气中也充溢着这种甜丝丝的味道。草长出来了，“爬地虎”抽出了专扎脚心的尖利的小叶子。他们精着尻子



骑在驴背上，光脊梁上穿着用手纺的生羊毛织成的褐衣，满头热汗，扭在一起，常常把生羊毛织的褐衣扯得跟麻袋一样，领口挂在肩膀上，袖子耷拉到脚面。“正月的女人二月的猫，三月的毛驴满滩嚎。”这正是毛驴撒欢的季节，河滩上打驴仗，再舒畅也没有了。

我在高高山，  
你在低低山。  
我吃羊肉面，  
你吃驴粪蛋。

……

一方打败了，两方又合起来，把毛驴儿往滩上一轰，每个娃娃都掏出别在腰上的柳木棒棒，在沙岸上刨个小坑，玩起打柳拐子来。他是打柳拐子的能手，用柳木棒棒朝支在坑边的拐子头上猛地一敲，拐子会飞得和南来的大雁一般高，一股娃娃四处去找都找不到。

提起大雁，原先河滩上的大雁可多啦！一清早，当他们把自家的毛驴赶到滩上来时，会看到开阔的河滩上铺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灰白色的雁粪。太阳从河那边的沙坡上升起，河面上吹来阵阵暖和的晨风，雁的绒毛就象春天的柳絮一样，在金色的朝辉下，懒洋洋地在空中翻卷着、徜徉